

论元散曲中的青楼词兼论元代妓女特点

熊 笃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通过比较元散曲中妓女所作之曲与男性所作青楼之曲,论证了前者更真实地反映了她们的从良愿望、凸现了她们的文学才华,审美品位也更高尚。论述了为何元妓人数倍多于唐宋妓,而有文学才华的却最少。从元代重武轻文、统治者不通文墨、元妓普遍文化水平低下三方面探索了原因。以《青楼集》等文献和元杂剧妓女戏为据,论证了元妓比唐宋妓更有自觉争取人权的抗争意识,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关键词]元散曲;妓女曲;青楼词;争取人权

[中图分类号]I20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5-0099-06

《全元散曲》共收小令 3853 首,套数 457 套。笔者粗略统计,其中男性作者写青楼题材的小令有 380 多首,套数 170 套,分别占总数的 10% 和 37%。内容最多的是写男女离情相思之苦,包括男子自述和拟女子口吻;其次是写侑酒欢歌之乐,赞美妓女的娇媚艳丽或歌舞弹唱;也有少数戒子弟嫖荡或自悔;还有少数埋怨鸨母或“姨夫”(另一嫖客)的间阻。然而除了写双渐苏卿这一传统题材外,没有一首正面表现妓女从良愿望的;除了赞赏妓女的容貌体态和歌舞弹唱的艺术才情外,也没有一首赞美妓女的文学才华的。

而妓女所写的青楼曲词,虽然比男性之作少得多,只有小令 9 首,套数 3 套,但内容却比男性作品更为丰富。

第一、妓女所作之曲,真实地表现了自己不甘沉沦、厌恶卖笑生涯、希望赎身从良的强烈愿望,如真氏[仙吕·解三醒]:

奴本是明珠擎掌,怎生的流落平康。

对人前乔做娇模样,背地里泪千行。三春南国怜飘荡,一事东风没主张。添悲怆。哪里有珍珠十斛,来赎云娘?

据《辍耕录》卷 22“玉堂嫁妓”条载:“姚文公燧为翰林学士承旨日,玉堂设宴,歌妓罗列,中有一

人,秀丽娴雅,微操闽音。公使来前,问其履历。初不以实对,扣之再,泣而诉曰:妾乃建宁人氏,真西山之后也。父官朔方禄薄不足以给,侵贷公币无偿,遂卖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乃遣使诣丞相三宝奴请为落籍。丞相素敬燧公,意欲以待中栉,即令教坊检籍除之。公得报,语一小史曰:我以此女为汝妻,女即以我为父也。史忻然从命。京师之人相传以为盛事云。”考《元史·姚燧传》知其任翰林承旨至大二至四年(1309—1311),又检《元史·宰相年表》,知三宝奴任相在至大二至三年,是知此曲亦作于这二年间。真西山即是南宋理学家真德秀(1178—1235),理宗时官至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真氏当为德秀之曾孙女辈。而堂堂二品的翰林承旨姚燧,为一官妓脱籍尚须宰相亲自批准,可见元代官妓从良是何等艰难。按元代法律规定,官妓不准从良,一般只能“乐人内匹配”(见《元典章》卷十八),故真氏得从良乃个别的幸运儿,绝大多数官妓几乎没有从良之可能。此曲乃风尘女写风尘事,其强忍悲酸、强装笑脸承应官身,内心的痛苦屈辱,以及渴望跳出火坑的强烈愿望,实为《全元散曲》中所仅见。这种真实的血泪控诉,即使在元杂剧中,也只有关汉卿等个别作家在个别剧中才有充分的反映。故这首小令与几百首男性作者的青楼词相比,简直是不同凡响的空谷足音。

• [收稿日期]2007-07-11

[作者简介]熊 笃,男,重庆市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第二、妓女所作的散曲,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文学才华,这也是男性青楼词中所没有的。例如大都歌妓王氏【中吕·粉蝶儿】《寄情人》套写离愁相思的痛苦熬煎:“愁多似山市晴岚,泣多似潇湘夜雨”,“最高的是离恨天堂,最低的是相思地狱。”比喻新奇别致而又通俗当行。她被鸨母逼迫嫁给商人,嫌“这厮不通今古通商贾,是贩卖俺愁人的客旅”;诅咒老鸨“想俺爱钱娘乔为做,不分些强弱”,“忒狠毒忒狠毒,全没些子母情肠肚,则好教三千场失火遭天震,一万处疗疮生背疽;怎不教我心中怒!”其揭露娼妓制度的深度,可与关汉卿《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杂剧比美。

又如江西歌妓刘婆惜的【清江引】:

青青子儿枝上结,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里滋味别,只为你酸留意儿难弃舍。

据《青楼集》载:江西行省参政全普庵撒里,字子仁,为官清廉,但好花酒。一日大宴宾朋,子仁帽簪青梅一枝,行酒时口占【清江引】首句“青青子儿枝上结”,令宾客续之,众未有对者。时刘婆惜路过拜谒,应声而续作此曲,赢得子仁和众宾客大加称贺。她运用了双关手法,将全子仁姓名嵌入其中,巧妙自然而又风趣幽默,既写出了全子仁与众不同的风流浪漫个性,又委婉表达了对他的喜爱。类似这种续作还有京师角妓王氏、艺名一分儿的【双调·沉醉东风】:

红叶落火龙褪甲,青松枯怪莽张牙。

可咏题,堪描画。喜觥筹席上交杂,答刺苏频斟入礼厮麻,不醉呵休扶上马。

据《青楼集》载^①:这是丁指挥在江乡园与才人刘士昌、程继善等小饮,王氏佐觞,时有小姬歌菊花会南吕曲首句,丁令王氏续作,王应声而成此曲,一座叹赏。此曲以豪放颂秋景,与酣畅豪饮之气氛契合,情景交融,豪情四溢,深得元曲痛快淋漓之致。

有的歌妓不仅能作曲,还会作诗。《青楼集》载:张怡云“能诗词”,张玉莲“南北今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梁园秀“喜亲文墨,作字楷媚,间吟小诗,亦佳,”可惜未留下作品,二张只有残句。诗与曲都留下作品的有刘燕哥,其【仙吕·太常引】《钱齐参议回山东》:

故人别我出阳关,无计锁雕鞍。今古别离难,兀谁画蛾眉远山?一尊别酒,一声杜宇,寂寞又春残。明月小楼间,

一夜相思泪弹。

《青楼集》载:“刘燕哥,善歌舞。齐参议回山东,刘赋【太常引】以钱云……至今脍炙人口。”此曲写钱别时无限凄怆之情,只以缠绵含蓄之语出之,虽用典故而不隐晦,故能深入浅出,情景交融。“兀谁”句、“明月”句虚写未来,富有虚实相生之神韵。又《古今女史》载有刘燕哥一首《有感》诗:“忆昔欢娱不下床,盟齐山海不相忘。哪堪忽里成抛弃,千古生憎李十郎。”^②这李十郎不知是否指齐参议,但刘的爱情悲剧结局却是肯定的,其诗才于此也可见一斑。

第三、在审美品位上这十几首曲都表现出她们对爱情的执著专一,除刘婆惜那首稍有调侃逗笑外,无一浮浪轻薄之词;虽极尽婉转绸缪、缠绵悱恻之致,却无男性所作青楼词所夹带的较露骨的色情描写。如珠帘秀【正宫·醉西施】套:

【并头莲】风柔,帘垂玉钩。怕双双燕子,两两莺俦,对对时相守。薄情在何处秦楼?赢得旧病加新病,新愁拥旧愁。云山满目,羞上晚妆楼。

【赛观音】花含笑,柳带羞。舞场何处系离愁,欲传尺素仗谁修?把相思一笔勾。见凄凉芳草增上万千愁。休休,肠断湘江欲尽头。

【玉芙蓉】寂寞几时休,盼音书未尽头。加人病黄鸟枝头,助人愁渭城衰柳。满眼春江都是泪,也流不尽许多愁。若得归来后,同行共止,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又如张氏【南吕·青纳袄】《偷期》套,以男子口吻描写遇见娇娃,双方一见钟情,男方为此相思成疾,废寝忘食,后派家童去暗通消息,获得女方应允约定偷期。以下两曲即正面写偷期过程,却并无“词语尘下”的露骨描写:

【节节高】喜孜孜暗讨求,语相投,今宵暗约同成就。灵犀透,共焚香,齐言咒。日坠月上初沉漏,星移斗转三更后。潜踪蹑足近庭闱,轻移那步临门候。

【鹧鸪儿】猛见了俊俏多情,我和他挨肩携手。悄悄的行入兰房,暗暗的同眠共宿。娇滴滴语颤声低,情未休;情未休,锦被蒙头。燕侣莺俦,旖旎温柔。受过了无限凄凉,谁承望今宵配偶。

二

元代妓女的人数之多,实为盛况空前。夏庭之《青楼集志》云:“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这种商业化盛况,也是唐宋妓业无法比拟的。

《马可·波罗游记》载:“新都城和旧都城近郊公开卖淫为生的妓女达二万五千余人。每一百个和一千个妓女各有一个特别指派的宦官监督,而这些官员又受总督管辖。”“那些以卖淫为生的妓女除暗娼人不知道以外,不许在城内开业,全部限制在郊区。……那里有二万五千名娼妓。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朝廷所吸引,不断地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娼妓数目这样庞大,还不够满足这样大量的商人和其他旅客的需要。”^①这还只是大都(北京)的官妓,还有“家居而卖奸”的“私科子”,^②如果保守估计私娼一万,那么大都娼妓至少也是 3.5 万,当时大都总人口数为 50 万,^③妓女人数占总人数的 7%,换言之,每 14.3 个人中就有一个妓女。元代全国有 185 路,路为地方最高一级城市,其中北方的和林、上都、涿州、太原、奉元(西安)、开封、郑州、济州、临清、直沽(延佑改为海津),南方的杭州、扬州、真州、太仓州、成都、江陵、九江、泉州、广州等二十多个城市均为人烟稠密,商业繁华之大市或大商港,若以每市平均 30 万人口按 7% 计算,则全国 20 多个大城市就有 700 万人口,妓女就有约 50 万人。这还未算边疆省市,如《马可波罗游记》载西藏省:凡骆驼商队一到,藏民就把女儿送给客商同居,以换得礼品装饰品;云南省卖淫更盛,拉旅客住家中“和他们的妻子、女儿、姐妹发生肉体关系”,而男主人却“离家而去”,用“帽子或其他东西放在窗台上做记号”“只要这种记号还存在一日,丈夫便继续留在外面不归。这种陋俗风行全省。”^④50 万人中按现存文献具有文学才华的才 12 人,仅占妓女总人数的五万分之二,这种现象颇发人深思。

当然,元妓具有文学才华的肯定不止 12 人,有的未能流传,散失无人得知,但也不会太多。因为《青楼集》为元末夏庭之所撰,收录了 110 名著名的艺妓事迹,她们是官妓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但其中记录有文学才华的也只有几人。而绝大多数名下所记的都是“美姿色”、“善歌舞”、“善杂剧”、“善谈谑”之类。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从《青楼集》的记载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断定元代士大夫狎妓

的目的,以技能弹唱歌舞为最上,善谈谑者次之,仅有姿色者又次之。”^⑤其实《青楼集》中明确提到“美姿容”“色艺无双”的有 26 人;谓“姿色不逾中人”的有 2 人;指出“眇双目”“眇一目”“虽貌不扬”“貌微陋”“班班丑”等只有 5 人;其余绝大多数未提姿容,仅提技艺的,其姿色必然在“中人”以上。在这几项中,突出歌舞技艺一项确实最多,但不能因此下结论说元代士大夫狎妓不大重姿容。恰恰相反,从上文所提到的《金元散曲》所收男性作者写青楼的 500 多首令、套中,绝大多数都写了姿容的魅力,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因此准确地说:元代士大夫普遍重视妓女的色艺标准,而极少赞美妓女的文学才华,这是本文最关注并力图探索的一个特殊现象。

笔者据《全宋词》作了初步统计,以资比较:《全宋词》收录妓女作词的有陈凤仪、韩缜姬、琴操、盼盼、苏琼、青幕子妇、曹希孟(女道士)、美奴、王幼玉、谭意哥、乐婉、聂胜琼、赵才卿、都下妓、僧儿、张珍奴、洪惠英、仪珏、蜀妓、严蕊、韩仙姑、平江妓、鄱阳护戎女、尹词客、蜀中妓、张淑芳、某邑妓、苏小小、陶氏共 29 人,是《全元散曲》8 人的 3 倍多,《全宋词》所收妓词共 28 首,再加漏收的营妓马琼之《减字木兰花》词(见瞿佑《寄梅记》)等共 30 多首,亦近元妓词的 3 倍。《全宋词》另收宋话本小说中妓女词 7 人 7 首,元明小说话本中托名宋妓词 5 人 13 首,这 12 人 20 首词,可能有些是小说作者虚构,但也有一些可能真为妓女所作。总之,在具有文学才华这方面,宋妓绝对大大超过元妓,确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那么,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宋代重文抑武、元代重武轻文的整个文化制度及社会风气有关。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重视文化的王朝,其重文抑武的一系列政策,诸如科举名额数倍于唐,用文官做军事统帅、文官俸禄较武官优厚,大量出版经史子集和类书、丛书等……这些方面,各种论著已有详述,不烦辞费。仅就皇帝而言,《全宋词》中宋仁宗、神宗、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宁宗等帝都作有词,而宰相寇准、钱惟演、陈尧佐、丁谓、晏殊、张昇、范仲淹、贾昌朝、文彦博、欧阳修、韩琦、赵抃、元绛、韩绛、王珪、韩缜、王安石、司马光、范纯仁、李清臣、蔡确、许将、蔡京、吕颐浩、谢克家、李光、李纲、张纲、李邴、沈与求、何栗、陈与义、张焘、董德元、陈康伯、史浩、王之望、魏杞、王炎、洪适、刘

珙、汤思退、郑闻、周必大、范成大、楼钥、许及之、京镗、赵汝愚、何澹、章良能、李璧、郑清之、真德秀、陈麟、赵葵、吴渊、吴潜、江万里、马庭鸾、文天祥等共 60 多人均作有词。皇帝宰相都带头大量作词,上行下效,影响一代尚文风气。而元朝作词曲者,皇帝一个也没有,宰相也仅杨果、商挺、伯颜、不忽木 4 人,其中伯颜那首尚且一本作姚燧作。与宋相比,判若霄壤。元朝统治者只重武功和理财,轻视文化,故科举废弛达 78 年之久,断绝了士人读书做官之路,甚至有“七猎、八娼、九儒、十丐”之说。^⑩读书人地位一落千丈,比娼妓还不如,全社会斯文扫地如此,谁还重视文才!

2、与蒙古统治者不通文翰有关。

蒙古人从中央皇帝、王公贵族到地方长官多不识汉文,“世祖时尚书留梦炎等奏,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⑪达鲁花赤多数不能执笔签名,全靠用图章代替(见《辍耕录》卷二)。元杂剧公案戏中不少达鲁花赤不会判案,甚至听不懂原告词讼,而让汉人令史、外郎代判。这种庞大的文盲统治阶层,自然不可能欣赏诗文词曲,而只能欣赏歌舞杂剧,看看热闹满足耳目声色之好而已。故艺妓们普遍重视的也只是色艺二端,不会去学习不受时尚欢迎的文学了。虽然蒙古人色目人中也有阿鲁威、贯云石、薛昂夫、萨都刺等辈精通汉文词曲,但毕竟寥若晨星,不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的时尚风气。

3、与元代妓女的文化水平较唐宋妓女普遍下降有关。

首先,元代妓女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是从战争掠夺而来的民女,蒙古南征攻城时曾下令“每一骑兵必掠十人”(《蒙鞑备略》)，“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平章政事车世安家童不啻万指”，“晋宁县令李让蓄家奴数百指”。^⑫《辍耕录》卷十七说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妇，而所生子女永为奴婢。又有曰红契买到者，则其元主转卖于人。”清代俞正燮在《癸巳类稿·除乐户考》中说奴婢“事同妓妾而无常夫”。总之，因战乱流亡、破城被掠、降户沦为家奴和犯罪的家属其中年轻有姿色的民女民妇沦为妓女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她们不象唐宋教坊或家妓那样从小接受诗词歌赋、琴瑟歌舞的训练，除姿色外，文化艺术水平多为低下。其次官妓中的高等妓女，到京师或官府“当番承应”，主要也是选色艺二端，不需要文学才华。如朱榘《元宫词》所说“年年正旦将朝会”，“丹墀大乐列优伶”，这是指艺；而“每

当外国专使来到京都……为了对外客表示盛情的款待，特别命令总督给使节团每一个人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每夜换一人。妓女们也把这种差役看成是自己对皇帝应尽的义务，所以不收取任何报酬。”^⑬这纯粹只取“色”。再次，元代家妓急剧衰退，虽仍有，但与唐宋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这与元代妓业商品化和官妓盛行有关，同时也与达官贵人占有大量奴婢有关，元代女奴某种程度上已取代了唐宋家妓的功能，而正规的家妓也缺乏唐宋时那种诗酒流连、歌舞传情的浪漫情调，完全沦为主子们泄欲的工具，仅供伺寝而已。如《玉芝堂谈荟》卷三载：大臣燕帖木儿常常“择美姬温软少骨者，枕藉而寝，谓之香肌席。脂红粉白，罗列左右，随其所取，以为花喜玉乐。”^⑭可见元代家妓和主人，除了肉欲，那还有丝毫的文雅情趣！

三

元代妓女虽然文学才华比不上唐宋，但其自觉争取人权的抗争意识，却又是唐宋妓女难以企及的，这是元妓的又一大特征。《青楼集》所收 110 多个艺妓的事迹，除赞扬她们的色艺才情之外，也赞扬了她们争取人权要求从良的愿望和贞烈高尚的人品。如：

樊事真：京师名妓，与周仲宏相好，周归江南，樊为钱别，周曰：“别后善自保持，毋贻他人之俏。”樊发誓：“妾若负君，当剜一目以谢君子。”后因权豪逼迫，母又贪利，樊抗拒无力而屈从。及周来京，樊自愧未能守诺，抽金针自刺左目，血流遍地。周为之骇然，因和好如初。

王巧儿：歌舞颜色，称于京师。与陈云峤相好，欲嫁之。母潜挈家辟处，约富商来娶。王秘遣人求助于陈。至期商人至，王以疾辞；入夜，商欲共寝，王掐其肌肤抗拒，遂不及乱。陈带人来，欲缚商至刑部，商大惧而退。陈厚赠其母，携巧儿归江南。后陈卒，王与正室铁氏，皆能守其家业，人多称述云。

翠荷秀：姓李，石万户置之别馆。石没，李誓不他适，终日却扫，焚香诵经。

汪怜怜：湖州角妓，美姿容，善杂剧。涅古伯经历纳为侧室，汪克尽妇道。数年涅没，汪髡发为尼。公卿士夫访之，汪自毁容以绝众之狂念，而终身焉。

李真童：色艺无比。达天山检校浙江，相爱三年。秩满赴京，约明年相会。李遂为女道士，杜门谢客，日以焚诵为事。明年，达备礼迎娶之。后达没，复为道士，节行愈励云。

刘婆惜:因在赣州宴会即兴作【清江引】曲,得全子仁激赏,纳为侧室。后兵兴,全死节;刘克守妇道,善终于家。

另据《辍耕录》载:歌妓活佛奴,姿色秀美。嘉兴富户濮乐为赎身娶为妾。濮死后,佛奴独居尼寺,操行洁白以终其身。又《覓灯因话》载:李翠娥,元扬州名妓,自以身隶乐籍,怨恨殊不聊生。束发簪冠披道士服,谒扬州总管陆安之,恳赐公文允出家,李遂终其身于洞岳观。^①

上述八人,宁愿甘当与己年龄悬殊的侧室,或出家作女道士,就是为了争取做人的权利,而不甘心作人皆可夫备受凌辱的妓女,这是一种自觉维护做人尊严的抗争意识;其从良后丈夫早死,又能克尽妇道,甚至自毁其容以绝轻薄子弟狂念,这也是捍卫人权的抗争精神。因此元代妓女的从良,就不能简单地视为仅为婚姻爱情,争取人权才是她们的第一要求。这正是其区别于唐宋妓女的显著特征之一。元杂剧中的妓女戏,更可以作为这个观点的有力旁证。

《救风尘》中的宋引章盼望“作一个张郎家妇,李郎家妻,立个妇名”。所谓“妇名”,就是做人的名分,做人的权利。

《曲江池》中的李亚仙刚爱上郑元和就表示:“怎奈我心坚石穿,准备着从良弃贱。”

《谢天香》中的谢天香,毕生渴望的是:“怎生勾除籍不做娼,弃贱得为良。”

《风光好》中的秦若兰,奉官府之命去行美人计,但她却幻想弄假成真:“改换我这家门”,“则向那烟花簿上勾抹了我的名儿胜如赏。”

《灰阑记》中的张海棠从良做妾,便激动万分:“从此后不叫人笑我做辱家门”,“再不去卖笑追欢”“迎新送旧”,“再不怕官司勾唤”……

《云梦窗》中郑月莲,斥妓院为“不义门”、“火坑”,为了从良而拒绝接客。

《金线池》中的杜蕊娘咒骂妓院:“全凭着五个字迭办金银,无过是恶劣乖毒狠”;“我想这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偏俺这一门,却是谁人制下的?”她认为娼妓制度根本不应该存在!这是前代文学不曾达到的高度。

唐宋传奇如《霍小玉传》、《李娃传》、《虬髯客传》、《昆仑奴》、《谭意哥传》等篇的妓女虽追求爱情而受门阀制度阻碍,但她们却自惭形秽,而让对方另选高门。霍小玉只求与李益相爱八年,让李“然后妙选高门以偕秦晋”;李娃在荥阳生中举后也劝

李“君当结援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无自黜也。”谭意哥从良后,当张正字调官时却又表示:“子乃名家,我乃娼类,以贱偶贵,诚非佳婚。”脱了乐籍后依然妄自菲薄,后果遭遗弃,还复信毫无怨言。她们只求短期欢爱,并无争取人权的自谦形秽忍辱退让的软弱表现,两相比较,判若冰炭。

此外,唐宋传奇中的妓女,除门阀制度的障碍外,很少反映出鸨母的狠毒和官府的欺凌,商人的奸诈;而元杂剧中的赵盼儿、杜蕊娘、李亚仙、裴兴奴、郑月莲、顾玉香、谢天香等人,对鸨母、官府、商人的迫害进行了不同的斗争:或智赚休书对簿公堂,或拒不接客觅钱,或拒绝承应官身,或断绝母子情分,或暗中出走私奔。诅咒鸨母“则愿的臭死尸骸蛆乱纷,遽莫狼拖狗拽,鸨赚鹊啄,休想我系一条麻布孝裙腰”?表现出对传统孝道的叛逆。

为什么元妓比唐宋妓更富于反抗精神,更具有自觉争取人权的要求呢?这是因为元妓比唐宋妓所受的压迫更加深重残酷。元代法律规定:杀死娼妓可以不偿命。“照拟杀他人奴婢,徒五年,拟决杖一百七下”^②,而“刑律私宰牛马杖一百……所以视奴婢与马牛无异”(辍耕录卷十七)。在婚姻上,官妓不准从良,只能“乐人内匹配者。”^③良人要娶妓女或奴婢,“如委有志愿者,各立婚书,许听为婚。”^④妓女从良后,男人死了,或正妻之逼迫,或子弟之纠缠,或官府之欺凌,妓女往往复入乐籍,如《青楼集》中的金兽头、李芝秀、张玉莲、顾山山等人皆是。官妓怀孕,“或未生堕其胎,或已生残其命”,侥幸存活者要“上于中书省”注入乐籍则子女仍是官妓^⑤。可见,元妓地位完全等于奴婢,同样生命毫无保障,人身毫无自由,其所受凌辱损害之烈,为唐宋所罕见。压迫愈深,必然反抗就愈烈。这就是元妓区别于唐宋官妓而特具自觉争取人权抗争的原因。

至于元代的家奴(驱口)所受待遇,如上所述,与妓女无异。她们的遭遇自然也比唐宋家妓惨烈得多。元杂剧《调风月》中的燕燕、《五侯宴》中的李氏、《鸳鸯被》中的李玉英,她们所受的凌辱折磨,与唐传奇《柳氏传》、《红线》、《昆仑奴》等奴婢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之别。因不属青楼范围,就免赘述了。

[注 释]

①本文所引《青楼集》,均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册《青楼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

- ②转引自《元曲鉴赏辞典》106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
- ③⑥⑩《马可波罗游记》97页、111页、140页、143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
- ④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八·人部四,《四库全书》本。
- ⑤见《元史·地理志一》至元七年户口数;王恽《秋澗集》卷二八《官井七绝》:“波及都城十万家”;《大元仓库记》:至元三十年“大都民有十万户”;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八卷认为50万是一般公认数字。
- ⑦王书奴《中国娼妓史》180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版。
- ⑧见宋末谢枋得《叠山集》卷六《送方伯舟归三山序》、郑思肖《心史》卷下《大义略序》。
- ⑨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三十《元诸帝多不习汉文》,中华书局1984年王树民校证本。
- ⑩见《元史》163《张雄飞传》、吴澄《吴文正公集》41《平章政事车公墓志铭》、王恽《秋澗集》60《晋宁县令李公墓志铭》。
- ⑪转引自《中国丑史》第十二册《卖淫娼妓史》,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年版。
- ⑬⑭⑮见《元典章》卷42“杀死娼女”条、卷18“乐人嫁女体例”条、“奴婢不嫁良人”条。
- ⑯《元史·刑法志四·禁令》,中华书局标点本。

(责任编辑:朱德东)

On the verse of brothel in Sanqu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prostitutes in Yuan Dynasty

XIONG Du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After comparing the Sanqu made by prostitutes with brothel Sanqu made by male,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Sanqu made by the prostitutes really expressed the good will of the prostitutes and showed their literary and artistic talent and their high aesthetic grade, discusses why the number of the prostitutes in Yuan Dynasty is more than the prostitute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but there are fewest prostitutes in Yuan Dynasty who had literary talent, discusses the reasons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emphasizing military power but overlooking cultural education, the rulers having lower cultural level and lower cultural level of general prostitutes in Yuan Dynasty. Based on Brothel Collection and prostitute play of Zaqu,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prostitutes in Yuan Dynasty had more self-ideas for their human rights than the prostitute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that the ideas reached highest degree up to that time.

Keywords: Sanqu; prostitute verse; Brothel Verse;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